

恕人待也人專用：奎聯何

用 人 專 • 待 人 也 恕

—敬念蔣夢麟先生

四十餘年前，我求學於北京大學，蔣夢麟先生是我的老師，親炙門牆，知之較切。

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(William James)把人分作三種：一、機體的人，二、社會的人，三、理想的人。這三種人，正可形成三種人格：機體的人，形成生理上的人格；社會的人，形成倫理上的人格；理想的人，形成心理上的人格。先哲有言：「行誼者，士之本；廉恥者，士之防；才略者，士之用。」舉此中外哲人之所言，以闡

羅志希先生撰「蔣先生事略」，有云：「我認爲蔣夢麟先生的性格，是外柔和而內剛勁，但對人則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」。還是根據道理的話，很切當，可爲蔣先生之一寫照。民國十六初春，國民革命軍平定全浙，浙江省政府成立，

蔣先生首任教育廳長，逾數月，他以爲我尚有可栽植之處，命我擔任省立第五中學校長（在紹興），（原校長「五四」健將方豪，調任紹興縣長）派施科長伯侯傳達命令，並促我早日接任，言下，吃了一驚，像似矇在鼓裏的我，恍如夢中之一覺。因我事前毫無所知，一點風聲都沒有吹到耳邊，連我自己也意想不到。奉命之餘，頗爲惶恐。那時，竊不自揆，嘗有游學歐洲之志，思欲充拓學識，爲國家盡更多的努力。細細考量，不願改變初衷，只有立下決心，負笈海外，再求深造，校長一職，未便接受。施科長劉切相勸，經我堅決表示，若有所悟，悄然而退。過後，我

專誠謁晤蔣先生，向他婉辭。一見面，就低聲對我說：「五中校長，政府選擇了你，你爲什麼不幹？」我一再陳明赴歐上進的志趣，他很了解，說：「蔣先生，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教育思想家。民國十二年，曾著『程伊川的教育學說』一文，對於他的教育思想有所論述。蔣先生平易近人，師生之間，互相尊重，却

所不爲的精神，是值得讚美的。追憶往事，特爲舉出，以見蔣先生用人待人的態度。民國二十年夏，我回國，過北平，見了蔣先生，他有意要我在母校執教，我表示已受北平大學之聘，他點首稱是，又在教學上鼓勵我一番。民國三十五年，抗戰結束，還都南京，一次，中央政治會議集會，晤見蔣先生，達教六載，一旦相敍，喜出望外，議論中外，卓卓不羣。我告訴他，受了中央大

學之聘，擔任法學院院長，他勉勵有加，又在教育事業上鼓勵我一番。戰後，中大復校，爲了丁家橋校址，他和陳故副總統曾致以有力的支助，事雖成陳跡，但願於此錄下一筆。

論氣質，蔣先生是個嚴肅端嚴的儒者，我嘗以之比擬於宋儒程伊川，他是我國教育史上一位

人生固在誰無死，留得青青照後人。這句詩是說人的身逢生死要死，惟精神可以不死。精神不死，是謂不朽。

先生紀念而先生之精神不朽。今請言先生不朽。

精神。

學術自由之精神。先生之治學也，不堅執己見，不與人苟同。其主張此言六字，凡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者，必能自服。

寬容度量之精神。先生雅好士，每重人，以人優始，以人拙終，人所當知。先生之處事，亦能寬容，不計人短，遇人而和，未違到人之境地而色便變。

下居乃歸宿。使君家業，如流而未歸，其憂如流。

傳記稿，字相對，書寫於西川。古語云：「有容乃大。」

要質學道之精神。先生有言：

五曰富貴不矜。生平安貧樂道，非仁不富。

奉儒而過人厚，待己廉而待人寬。

科學求真之精神。先生嘗言：「不妄求求真理。」

皆有重科学方法而能妙悟真理。以先生之名，足資教益，亦至多矣。而尤重於自由，而尤重於科学，不妄求求真理。

四、寫作之精神。先生之名，足資教益，亦至多矣。而尤重於自由，而尤重於科学，不妄求求真理。

五、本誌稿酬暫定每千字肆拾元至捌拾元，將來視發行情形再予提高。經本誌採用之稿件，版權即歸本誌所有，作者如需保留版權，請先聲明。

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
七、稿件一律用真名發表，並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與地址（電話）及簡歷以便連絡。

八、如須退稿，請付郵資及掛號費（平寄遺失恕不負責）。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（電話七七二四八〇號）。

蔡先生不朽

蔣夢麟

沒有程門立雪的氣象。蔣先生學貫中西，是一有學有為的教育政治家。他任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校長近二十年，又當教育部長，對於教育學術有很多的貢獻。他寫了不少著作，如中國教育原理、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、談學門、書法探原、西湖、和未完稿的新潮等，暢銷而有遠名。

山事業，可以流傳而不朽。蔣先生為生民立命而注重科學研究發展，在臺灣主持農復會，積極推動種種有效的工作，以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施，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業成就。

「宋儒程伊川既沒，其門人高弟多已先亡，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」。（伊川先生年譜）。今

蔣先生之門人高第，白頭同硯，少年同窗，以及

社會人士之深知蔣先生者，尚有人在。我這篇小文，信手寫來，只能略道其生平之一二。

最後，尚有一點，補述於下：

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，蔡元培先生逝世

。三月間，重慶各界人士為蔡先生舉行追悼會，蔣先生適在渝，我請他撰一輓詞，不到半天，我

到他的寓所取來，交掃蕩報發表，文雖短，但辭

約而意賅。茲檢得原稿，特為刊出，以饗讀者，

請讀者一為欣賞蔣先生的文筆。蔣先生國學有根柢，就我想來，他老先生一定是讀了不少唐宋文

和明代餘姚王陽明的文章，可惜他健在時我沒有

問過他，不知道對不對？

五十七年九月卅日於臺北

中外雜誌稿約